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八卷

康熙二十三年，駕幸金陵。上親謁明太祖孝陵，由甬道旁行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。上行三跪九叩頭禮，詣寶城前行三獻禮，出復由甬道旁行。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，諭禁樵采，命地方官嚴加巡察。父老從觀者數萬人皆感泣，總督王新命刻石紀事。古今未有之盛舉也。杜文端公立德，德器厚重，人不見其喜愠之色。京師有無賴子，偶與公驢卒哄，乘醉隨公輿後辱署，公若不聞。無賴子隨至邸第，誓不止。久之，公遣問曰：「誓可已乎？」無賴子歸，酒醒。或告以昨辱相公，倉皇詣第謝罪。公慰遣之，予二金，令改行生理。無賴子感泣而去，卒為善人。此真休休有容之度，凡為士大夫者當以此為法。

太倉王相國揆未入閣前，大病幾危，或薦方士李姓禳之，獨閉一室，禮拜七日啟戶曰：「尚書無恙，昨門府已送扁，署雲熙朝元老，康熙某年月日為王揆立。」未幾病瘳，後果如期宣麻。至雍正初罷相，始悟熙朝二字之驗。

韓文懿公葵丑會狀，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，稱主司得人。

是年冬，召至起居館作《太極圖說》。命將平日窗稿進呈，遂以刻本五十篇進。上召至宏德殿，講《大學》畢，上問：「平日所作必尚多。」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：「尚有三十三篇，以題目小不敢進呈。」上曰：「不妨，都進來。」其三篇即鄉試墨卷，上悉留覽，其以時文受主知如此。前代所未有也。明隆慶中，長洲韓侍郎世能居陸墓。家故貧，祖永椿喜放生，每早持帚掃河灘螺螄盡放水中，久而不倦。侍郎鄉試時，夢神告之曰：「汝祖放生功德大，當合累代貴顯。」後官至少宗伯，使朝鮮，賜一品服。文懿公即其後人也。

南宮張太史光彞，康熙戊午赴鄉試，時父病，不欲往，強之行。至旅店，夢一人以白帽與之，寤而悲甚，欲歸。而父書至，病良已，遂終場。歸家未幾報至，則光彞中解元矣。賀客麁至，內有一客云：「邑中自前明大司馬白圭領解後，久無繼者，君能繼之，殊足賀矣。」光彞始恍然。

太原傅青主山，母夢老比丘而生，生復不啼。一瞽僧至門云：「既來何必不啼。」乃啼。六歲食黃精，不樂谷食，強之乃食。讀十三經、諸子史如宿通者。崇禎中，袁臨侯繼咸被逮誣問。傅稟饋左右伏闕上書，白其冤。馬君常世奇作《義士傳》，比之裴瑜、魏邵。鼎革後隱於黃冠，己未薦舉鴻博，固辭不可。特旨免試放歸，授中書舍人以寵之。

鄂西林相同，作侍衛時《詠懷詩》云：「看來四十猶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」若不料後此之出將入相者。及為七省經略，登甲秀樓絕句云：「炊煙半午散輕絲，十萬人家飯熟時。問訊何年招濟火，斜陽滿樹武鄉祠。」居然以武侯自命，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。

康熙壬寅，京口檄造戰艦。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，百餘年物也，亦被伐及。工人施刀鋸，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，妙鬘天然。眾共駭異，乃施之城南福緣庵中。

孔太守興訓渡鄱陽湖，見有物甚長，黑質黃文，自空飛入湖，掉尾行數里，風恬浪靜。竟不知何物也。

錢塘沈方舟用濟為紅蘭主人客，其配朱道珠繪《故鄉山水圖》，題詩其上，以寄方舟。主人為作詩云：「應憐夫婿無歸信，翻畫山遠寄來。」方舟感動，未幾言旋。當時傳為佳話。

江陰王韓起景琦，以名節自負。康熙中，學使者某以母壽祈福於古寺，寺僧懸孔子拜釋迦像。韓起見之怒，卷畫歸。學使知之，拘韓起至，訊之。韓起曰：「生恐累公得罪名教，故奉聖像歸耳。」即學使前裂去佛像，拜而焚之。學使者詘於理，婉言謝之而已。

長洲繆洗馬曰藻，十歲時能作擘窠大字，閩門西禪寺扁額，是其手筆。今寺宇屢經更葺，仍就舊額鉤鈎新之，無有能更書者。

潘荊山兆吾為浙閩總督滿保幕友。康熙五十四年，台灣奸民朱一貴滋事，事聞省城。時方二鼓，潘謂滿公曰：「兵貴神速，須盡此夜了之。」即燈下書牒，頃刻數十言，未三鼓而部署定。黎明發兵，兩日至廈門，五日至鹿耳門。賊大怖，以為神兵自天而下，駭散無敢鬥者。凡七日而台灣平。滿公欲奏請恩獎，潘固辭不受。奇人也。

陳恪勤公被逮入都時，遭人市米潞河。主人問：「客何來？」曰：「陳太守所。」曰：「是湘潭陳公耶。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廉吏也。」不受直，餽米十石，且遺以書云：天子必再用公。公宜以一節終始，毋失天下望。」書末不署姓名。問擔米夫曰：「主人姓魏。」跡之，已閉戶他出，不知所之。殆塵隱也。

納蘭容若性德，大學士明珠子，康熙癸丑進士。少聰敏，過目成誦。年十七為諸生，十八舉鄉試，十九成進士，二十二授侍衛。擁書數萬卷，蕭然若寒素，彈琴歌曲，評書畫以自誤，人不知為宰相子也。

副都統朱涵齋倫瀚，康熙壬辰武進士。年四歲時以煤塗壁，肖人鬼鳥獸狀，見者驚詫。一日，攀煤車取煤，壓傷右手中指，治瘡則此指甲獨厚而銳，有微凹，能容墨，遂以指代筆。聖祖嘗書其所畫扇賜高麗國王，王復請於朝，具幣帛乞畫。一時傳為美談。

長白留少宰保，幼年氣盛善怒，太夫人屢戒之。及長，使於四方，跪太夫人前乞一杖，授老僕曰：「爾後見我怒，即以杖示我。」每怒，必悚然曰：「母在。」怒輒平。其純篤如此。

康熙五十一年五月，圖理琛奉使土爾扈特，由喀爾喀俄羅斯至其他。五十四年三月還京，述其道路所經，為《異域錄》一捲進呈御覽。首冠以輿圖，次為行記，以所歷之地為綱，而按日記載以為目。乾隆間，奉旨採入四庫全書。

康熙間，西域貢獅子二，形如圖畫。後口外打圍遇兩羆，人不能勝，召獅子搏，得之。老獅力盡而斃，小獅繼亦逸去。

其羆皮實之以草，置雍和宮殿庭，懸牌於腰間，一重一千三百餘斤，一重八百餘斤。

鄭芝龍初據台灣時，廈門人有掘地得石者，文曰「生女滅雞，十億相倚」。人初不解。康熙二十三年，會稽姚照止啟聖為福建總督，台灣平。或曰：「十億兆也，加女姚也。鄭字西旁雞也，滅雞滅鄭也。」鄭逆竊據四十餘年，而其讖已先定，蓋天早厭之矣。

德清徐方虎倬，康熙癸丑進士，官翰林院侍讀。歸田十餘年，恭遇聖祖南巡，進呈《全唐詩錄》百卷。特加禮部侍郎銜，年登大耋，子列六卿，真盛世偉人也。

禹州十一齡童子朱姓，打虎救父。州牧史君廷桂獎以粟帛，蕭山毛大可奇齡作《打虎兒行》。

秀水周青士質嗜學工詩，吟誦不輟。有郡丞行署與周為鄰，聞其聲達旦不寐，恚甚，遣吏勾捉，將加撲扶。鄉先生聞之，固請始得免。肉食之鄙，一至於此，真堪絕倒。

歙人某娶婦甫一月，即行賈。婦刺繡易食，以其餘積，歲置一珠，以彩絲繫之。比夫婦，婦歿已三載，啟篋得珠，已積二十餘顆。汪千鼎洪度為作《紀歲珠詩》云：「珠累累，天涯歸未歸。」較白香山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之句，尤覺婉約可悲。

康熙戊申年，京師正陽門外挑濬御河，得玉印如升，篆文人不能識。禮部出榜訪問，並印原印於後，數十日無辨之者。

少宰孫北海家居聞之，曰：「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，各門俱有之。蓋雨後即埋地下耳。」因取一書送禮部，上刻印文注釋甚詳。一時歎為博物。

雍正元年，江南山東所產麥谷皆兩枝雙穗，蜀黍一干四穗，內池蓮房同莖分蒂，諸瑞疊呈。大學士等上言：「此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，請宣付史館。」

雍正癸卯狀元金壇於振，榜眼上元戴瀚，探花鍾祥楊炳，上以登極首科，恩施格外，俱著在南書房行走。曠典也。

聖祖時，鄉會試二場以《孝經》為論題，後改用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、《西銘正蒙》。雍正元年，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

傳，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，仍改用《孝經》。

湖南向無貢院，士子俱赴湖北鄉試。雍正元年七月，奉上諭：「湖南赴湖北，必由洞庭湖。六七月間風浪尤險，間有覆溺之患。著分湖南、湖北兩闈，即於明年豫備場屋。」從此湖南多士，永無秋風涉險之虞，感頌皇仁於無既矣。

向例，殿試進士在太和殿丹墀。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，天寒硯凍。上命移至殿內兩傍，並令太監多置火爐，俾殿內和暖，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。世宗之優恤士子如此。

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奉上諭：「新科進士於引見前，朕欲先行考試，再引見。一應仍照殿試預備。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，視其所能，或一篇，或二三篇，或各體俱作，悉聽其便。」此進士朝考之始。

雍正二年，禮部遵旨：應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，林放、蘧瑗、秦冉、顏何、鄭康成、范寧。宜增祀者二十人，縣亶、牧皮、樂正子、公都子、萬章、公孫丑、諸葛亮、尹焞、魏了翁、黃乾、陳淳、何基、王柏、趙復、金履祥、許謙、陳澧、羅欽

順、蔡清、陸隴其。入崇聖祠者一人，張迪。宜增置博士者四人，冉雍、冉伯牛、子張、有若。

雍正三年上諭：「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，朕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，並未考試文藝，其中恐有荒疏年久、不能衡文者。著將應差翰林並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，俟朕試以文藝，再行派差。」此考差之始。

安州陳狀元德華，少時讀書靜室，有東鄰之女竊窺，正色拒之。事與明朝曹鼐相似，每於座右書「曹鼐不可」四字。雍正甲辰，果以第一人及第。

邵陽張大有為漕運總督，奏言寫字手顫，請奏摺代書。上諭云：「忙時令人代書亦可，若密摺仍須親寫。即字畫粗大，略帶行草，亦屬無妨。辭達而已，敬不在此。」仁和孫士毅為兩廣總督時，亦有是旨。我朝待大臣之寬容脫略如此。

雍正癸卯江西鄉試，題「學而優則仕」一節。有周學健者，名士也。文思幽奧，房考張不能句讀，怒而批抹之。歸寢忽囁語，自批其頰曰：「如此佳文而汝不知，尚爾然作房考乎？」

家人以為中風，急呼各房考視之，見所抹卷，曰：「試薦之何如？」時正主考任宗伯蘭枝閱之，驚曰：「此奇文通場所無，可以冠多士也。」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幾上，伺其醒告之。德問何字號，曰：「男字第三號。」德曰：「不必閱文，竟定壓卷可也。」任問故，曰：「我寢方酣，忽見神賀我曰：『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。』今果男三號，豈非驗乎？」榜定後，眾問張房考囁語故，茫然不知，若或使之也。

雍正五年，浙江巡撫李衛進瑞谷。群臣上言：「皇上至德光昭，太和翔洽。是以宇內遍產嘉禾，浙江又呈瑞谷。」奉旨：「此非朕涼德所能致，想浙省澆漓之習必然丕變，是以感召上蒼。如此瑞應，朕深為浙省臣民慶幸。」命曉諭浙江通省。

先是因查嗣庭悖逆，停浙江人鄉會試故也。

雍正六年三月，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，應嚴禁。

奉旨：「州縣村堡之間，借演戲為名，斂錢耗費，招呼朋類，開設賭場，種種不法。眼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。至於有力之家，祀神酬願，歡慶之會，歌詠太平，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。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。今但稱違例，而未分晰原由，則是凡屬演戲皆為犯法，國家無此科條也。朕立法皆准情理至當，其有不便而難行者，則奉行不善也。」

河南孟津縣居民翟世有，拾獲陝西人秦泰買花銀一百七十兩，尋主給還，並不受謝。大吏入告。奉旨給與七品頂戴，仍賞銀一百兩。又商邱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，全數付主，力辭酬謝。奉旨嘉獎，給九品頂戴，賞銀五十兩。又兗州車兵李中倫拾銀二封，歸還原主。奉旨賞銀六十兩。仰見我國家久道化成，民敦古處。而聖主之懋賞殊恩，與人為善，亦曠古罕有也。

鄉試房考，向例選州縣中科甲出身者，只許入闈一次。雍正元年五月，奉上諭：「考官以鑒拔為主，不論曾否入闈，臨場時監臨試以時藝一篇，其文理優長者為內簾房考，荒疏者俱外場執事。」

雍正癸卯九月會試，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。上定一百八十名，仍令總裁朱軾、張廷玉，此外不拘省分，不限額數，有可取佳卷，選出另行具奏。

康熙時，編檢多至二百人，庶吉士五六十人。雍正元年，上諭：「內閣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，秉公擇其學優工書、善翻譯者，留館辦事修書外，其或才具練達，可當科道吏部之選，或長於吏治，編檢可為府道，庶吉士可為州縣者，一一分別具奏。」

雍正丙午，江南鄉試房考有張壘者，科分最久，自居前輩。

每晚焚香拜祝神佑，如有積德之士，求暗中指示。各房笑其癡，咸擲掄之，伺其燈下閱卷時，以一細竿穿牖入，挑其冠，張驚以為神，拜祝如前。眾伺其坐定，又挑之。張遂捧卷上堂，主考已寢。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，主考閱之，笑曰：「此文甚佳，取中有餘。君何必神道設教乎？」眾噤不敢言。及榜發，此卷已中式。各嘩然告張曰：「我輩弄君耳。」張正色曰：「此非我為君等所弄，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。」此論甚正。

雍正六年，上命諸臣各保舉一人。衡永郴道汪樞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沅學問優裕、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於至誠，奉旨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。此可見聖世用人勿疑之意，而汪樞亦可謂內舉不避親者矣。

徐公士林巡撫江蘇，凡讞獄先摘定案大略，牌示於外，而後發繕文冊，所以杜胥吏之撞騙也。世宗嘗謂曰：「爾風格凝重，當為名臣。」

武陵楊太史緒權奇獨黨，抱負不凡。雍正間苗民蠢動，王師徵之。太史學鄴生單身入洞說之，群苗羅拜乞降，亦奇事也。

建昌李司空鳳翥，康熙丁丑翰林。雍正七年五月，奏賀瑞芝本內，自稱蓬華陋儒。賀慶雲本，又稱擲地才疏，敢含毫而賦五色。上諭：「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，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，不當作遊戲之詞。若未曾作賦而雲作賦，則所奏盡屬虛文。若實曾作賦，便當進呈朕覽。若自知不能，而作浮詞，湊成謙語，陳於君父之前，豈儒者之道乎？李鳳翥受朕深恩，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。似此輕慢疏忽，尚得謂之儒者乎？」此可為陳奏不明體制者戒。

康熙庚辰科二名相。一為桐城張文和公廷玉。雍正四年，進所著《性理全書》。上諭：「此書發明聖賢之義蘊，為後學之津梁。有益於身心，有關於品誼。凡屬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，服膺弗失。」又奉敕纂修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積十有五年而成。義例為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。一為溧陽史文靖公貽直。

官侍郎時，奉命赴閩審案。上命教導督臣高其倬、撫臣劉世明、貽直遵旨至閩，宣述聖意。其語有：「大凡人臣事君，不但當以身事，更當以心事。此心惟知有君，而不知有人。此心惟知有君，而並不知有己。」甚合上意。硃批云：「高其倬、劉世明能從與否，尚須觀其後效，朕先慶得一堪為股肱之史貽直矣。」

嵇文敏公曾筠總督河道時，中牟將築堤。夢有兜牟而短鬚者，直入一揖，遂上坐曰：「某堤須築，某所才保無虞。」公領之。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，言復椎魯，何遽公然抗禮，意頗不懌。次日赴工次，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，見神像宛然夢中所見，乃親禱於神，一如所指。

錢唐沈暗齋近思幼孤貧，依靈隱寺諦輝和尚，延師課讀，遂成通儒。有項姓者識其非常，以女妻之。後登庚辰進士，由知縣行取為吏曹，官至侍郎，以清介稱。項姓之為女相攸，物色寒賤，猶是恒情，若諦輝之獨具慧眼，可謂大善知識矣。

松江顧小崖成天，康熙丁酉舉人。公車至京，寓宗人府丞蔡嵩宅中。雍正七年閏七月，嵩緣事逮問，簿錄其家，得顧詩稿。有《聖祖輓詞》六章，辭意悲切。上覽之，淒然墮淚，謂大臣曰：「彼未登仕籍之人。而感恩戴德之誠若此。其秉性善良，居心忠厚可知。」命江南督撫送部引見。八年至京時，庚戌科會試已過，欽賜為編修，列名入於是科庶吉士之列。人皆以為奇遇，後官至侍講。

蔣文恪公溥，雍正庚戌進士，官至大學士。少時讀書平台，每喚人，輒有應聲而無人至。一夜欲渡，窗外月不甚明，呼所隨僕，但應而不入。啟戶，見一人方枕牆門而臥，其頭向內而應。初以為家僮，訶之如故。諦視之，人長三尺，方巾皂服白鬚，如世所塑土地像然。喝之，冉冉入地而沒，人以為土地伺班，後必大貴。已而果驗。

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，滇粵二省同時慶雲見，自午至酉。

八年正月，景陵寶成山上產瑞芝三本，命宣付史館。

雍正癸丑殿試，大學士尹泰等將策十卷進呈。上閱至第五本，字畫端楷，策內有云：「僚彩之際，善則相勸，過則相規，無詐無虞，必誠必信。則同官一體也，內外亦一體也，文武亦一體也。廣而至於百司庶司，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？此則純臣之居心，庶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，贊襄太和之上理。」數語極為懇摯，頗有古大臣之風。因拔置一甲三名。及拆號，乃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之子若靄。上意深悅，因遣人往諭廷玉。廷玉再三懇辭，云：「天下人材眾多，莫不想望鼎甲。臣蒙恩現居政府，而子若靄登一甲三名，占寒士之先，於心實有不安。」

倘蒙皇上天恩，名列二甲已為榮幸之極。」上云：「汝家忠蓋積德，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，亦人所共服。何必遜讓？」廷玉跪奏云：「皇上至公，諸臣亦無私曲。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，求皇上憐臣愚衷。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，留其福分，以為將來上進之階，更為美事。」上乃從其請，以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，即將原擬二甲一名沈文鎬改為一甲三名。文鎬，崇明人。溇州謝梅莊濟世為御史時，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。朝廷疑有指使，逮問。命刑部嚴訊，曰：「指使者有人，孔子孟子。」

問何謂指使，曰：「讀孔孟書，便當盡忠直言。」上憐其直，謫軍前效力。時雍正丙午十二月也。有《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二首》寄其從弟云：「嚴霜初隕陡回春，留得衝寒冒雪身。綸綍乍傳渾似夢，親朋相慶更為人。敢愁弓劍趨戎幕，已免銀鑪禮獄神。早晚扶歸君莫懶，{般女}姍勃罕亦前因。尚方借劍心何壯，牘背書詞氣漸低。已分黃泉埋碧血，忽聞丹闕放金雞。」

花看上苑期吾弟，護樹高堂仗老妻。且脫南冠北庭去，大宛東畔賀蘭西。」高宗登極放歸。乞外用，授湖南糧道，長沙人士至今稱之。

方恪敏公觀承本名家子，祖父皆以詩文名於時，以族人累徙居塞外。公弱冠歸金陵，家無一椽，借居清涼山僧寺。有中州僧知為非常人，厚遇之。公與兄觀永往來南北，營塞久菽水之資，重趺徒步，並日而食，怡然安之。雍正壬子，平郡王為定邊將軍，徵準噶爾，夙知公才，奏為記室。世宗命以布衣召見，賜中書銜偕往。凱旋，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，累官至直隸總督。年六十有一，以八月十四日生子，公賦詩云：「與翁同甲子，添汝作中秋。」高宗聞之喜甚，抱至御前，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。

雍正癸卯殿試，二甲一名張廷珩奉旨即授檢討，並命同三鼎甲在南書房行走。傳臚榜下授職，前此未有也。

諸城劉文正公統勛，雍正二年進士，以檢討入直內廷。官左都御史時，人多憚其剛直。時桐城張姚二姓官最多，文正上疏曰：「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戚姚文然本係巨族，科第漸多，仕宦實盛，至今名登仕籍者有張廷璐、姚孔鈞等數十員。臣聞聖祖仁皇帝時，曾命廷臣中因升遷太速，特諭停止升轉。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亦在其內。臣以為宜仿此意，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，親房近支，累世密戚，現在之員開列奏聞。三年以內，除奉旨特升外，其餘一概停升。」奏上，飭交部議。吏部覆稱：「臣部官冊所載張姚兩姓出仕各員，與所奏詳加核對，張姓出仕者十三員，姚姓出仕者十員。惟姚孔鈞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，姚孔鉉係張廷玉之婿，臣等核其升轉在京侍郎，在外司道知府，多由特旨簡用。亦有督撫保題升用之員，或因大學士張廷玉為皇上簡用大臣，該管上司或存瞻顧之情亦未可知。」

臣等酌議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，行文在京各部院、在外各該督撫，令其察看。嗣後除臣部論俸仍應照例升轉外，如有才具優長應行保題者，應於摺內將該員係大學士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，與臣等確查該員歷俸深淺是否合例之處，核覆具奏。如不能稱職，亦即據實糾參，務期一秉至公，不得稍存瞻徇。庶舉措咸得其平矣。」奉旨依議。一時朝議翕然。夫以張姚世祿之家，簪纓相望，循資升轉，原無偏私。而文正之不避嫌怨，蹇諤立朝，亦從可想見矣。

雍正六年七月，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盧溝橋蓋造官房，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，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嚴飭巡役，毋得借端稽留，額外苛索。至今著為功令。聖朝作養人才，體恤周至，古未有也。